

李宗舜詩選 (1977)



【導讀】

李宗舜（1954-），出生於霹靂州美羅鎮，祖籍廣東揭西，早期另有筆名黃昏星、孤鴻。一九六七年，與初中同學溫瑞安、周清嘯、廖雁平等入創辦綠洲社，一九七三年轉型為天狼星詩社，一九七四年赴台灣留學，就讀政大中文系。一九七六年，與溫瑞安等人創辦神州詩社，並擔任副社長。一九八二年返馬，改用原名發表作品，風格隨即產生明顯的轉變。著有詩集《兩岸燈火》（1978，與周清嘯合著）、《風的顏色》（1979，與葉明合著）、《詩人的天空》（1993），散文集《歲月是憂歡的臉》（1979，與周清嘯合著）。

李宗舜的新詩創作，在「神州時期」達到第一個高峰，本輯所選的六首詩全部集中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五月間完成，後來收入第一本個人詩集《詩人的天空》（按：本輯所選詩作，原以黃昏星之名發表，但詩集以李宗舜之名出版，本輯以詩集為準。）

在目前累積的評論文章裡，有關神州詩社的創作論述，皆以溫瑞安和方娥真為核心，黃昏星（李宗舜）詩作數量雖然不及二人，卻別有一番風貌。特別是《詩人的天空》所錄的十八首寫於一九七七年的詩作，其詩歌語言的凝練度，以及剛柔並濟的能力，比起溫、方二人，尚且略勝一籌。細心研讀，可發現黃昏星在一九七三～七六年間，先後吸收了溫瑞安的俠義抒情風格，和

方娥真那種情感纖細的筆觸，再歷經一番磨合，錘鍊出自己的路數，一九七七年即是最關鍵的煉成期。

定稿於一九七七年一月的〈依憑〉是很好的觀察焦點，此詩略帶兩分溫、方詩風，李宗舜企圖將「民初女子」和一系列的古典意象，融入現代校園的場景之中，透過雨聲、箏聲、二胡聲的幽雅交錯，完成此詩的情境布局。首段的前半，在情節敘述上很細微，對細節的勾勒相當出色；後半在古典氛圍的營造方面，暗藏勁道，把語調從逐漸軟化的婉約敘述，強勁撐起。此詩無論在情節推展、抒情氛圍的營造上，都表現出難得的節制，在大程度上修正了溫、方詩風的一貫缺失，並由開發出自己的風格。

其後的〈行舟〉脫離了現代，進入完全古典的抒情，意境雖然優美，但李宗舜在這裡找不到突破點，找不到讓內在情感降落的紮實土壤。直到〈只是經過〉一詩，李宗舜成功融入自己的真性情，由此產生相應的節奏和感性。此詩意象運用恰到好處，以神州社的試劍山莊作為敘事的起點，虛實交錯，從容地串聯起詩中所有古典意象，忽而逼近忽而淡出，在寓意與寓意的縫隙間，保留了開闊的詮釋能量。其餘三首同期詩作，在李宗舜詩風的建構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們向讀者展示了詩人出入古典與現代的能力，用一顆溫柔敦厚的心，去承載壯志，有些詩句如闊斧卻不顯殺氣，有些詩句若細柳卻不失暗勁，展現了有別於溫方二人的（另一種相對凝練、剛柔並濟的）神州抒情風格。

多年以後，李宗舜回顧自己近四十年的創作路，頗有「一把辛酸淚，滿紙荒唐言」的感慨，但終身無憾。他在《詩人的天空》裡的詩作，確實銘記了許多「神州往事」和人生苦難，同時留下詩風成長的重要軌跡。

依 憑 (1977)

問你是不是民初的女子
既知現代無情的號角
轉過頭來探望那有情人的一瞥
許多交待像雙雙跨過馬路
綠燈一亮車子衝了過來
不受驚地我把你送到路的對面
不管擺渡的人在熱陽下眼已昏花
我盲目的深情只好行水而去
流到漂泊中的每一座城
在玻璃牆外看你深深思量
也許就怕告訴對你想透了冰寒
這歌裡的詞句
說是下雨，窗外濛濛
有人一筆膝前一彈一撥
民初便屋簷般變化現在霓虹的世界
還是有堅守的門，打開了
還是有許多悲壯的浴血
有人一把二胡在手，一拉一推
幾個深夜的伏案想念
靜得僅止一朵音符在獨唱
越來越悠遠

問你是不是因寂寞
孤獨常常身伴著我
挽來你的紅袖給人意外的佳音
也有意外的絕句，捧著自己的心思
讀進自己的血海裡
當你選擇了水，我選擇了山
我們從浪花和石頭做起
常常相互撞擊
不知彼此在那裡

問你是不是回來我千百個等待
上課走過傳園它催促我成傳鐘
而我又要看天，我的路遠
那故事裡的懸疑無人關懷
只好想像是清晨擠公車的人
然後下車呼嘯成最開放的風

問你是不是民初，最愛穿旗袍的女子
揮舞著一面絕情的小旗
但世俗都是不解的風雪
史學家的眼神在試探
小說家的人物對白在追問
詩人的筆這樣草草的寫
當你選擇了愛，我惟有百般依憑

行舟 (1977)

忘了我是何時走錯了路
搭錯了船，一時想去看穿
生命的短針，滴滴答答的
常被人遺忘的，一個
急促的音符
僅止嚮往最後的字句
揮動那歲月山河的筆
念此際是煙雨樓臺抑或深深望眼
當葉子一灑向夕陽
你像上游的小舟
我如逆水的釣者
交錯時不知人面倒影
水深無緣，分隔著沙地上的腳印

現在我最怕人看穿
關於垂釣和守城的往事
游魚和浴血的錯誤
為那不守諾言的長夜
喪失了水陸的懷念
你是南方瘦弱的女孩
還要在水上猜疑
不知唱些什麼調好

我只好是遲遲不來的音訊
等你彎腰說一句話
你是我燈下的雨珠滴滴點點
越愛越是無限

願此時有足夠的情絲不斷
和那行雲流水的煙雨樓臺
我的腳步從不拒絕遠足
正如承受了生死看破紅塵
總怕美麗反變為疑點
一盞燈照遍了整條江岸
說誰也不再愛投江
無須在意這是一片感傷
無須投懷任他無數星夜
也有了安排

只是經過 (1977)

如果在試劍山莊
我在窗前等你回來
總要歡樂瀏覽悲壯的山河
然後揮走一首孤獨的歌
再去尋愛你的釣者
一夜漁舟越催越遠
腳步聲是沙地上的伴奏
忽然寒山寺內一聲木魚
把我從錯失和遲夢中
一聲惶恐便選擇了我
世界上千百萬人中
唯我愛隔著牆偷看你
不知割捨和取得
有時像一張唱片
等待和旋轉猶似一種自生自滅的過程
短街上，看透了一點風霜
不見面時最深是埋怨
在以前緣分是一道隱約的流水
在現時緣分是一道土崩的裂痕
觀望著戰火連年
河岸是少女的小手
招挽不回她的哀憐

我的卻是一廂情願
把青春送給時間
漁樵耕讀荒了多少雪白的臉？

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
今夜面壁想你，同時不解
我的是落楓滿地
你的是春風吹老
一個旋轉各自在盡頭分道
幾千年後我再去苦思面壁
你輾轉流離
從前日記有許多田園
現在身前是一張地圖
電影落幕時我們回到最初的地方
再各自分手
其實故事從哪兒說起
結局。尾聲。開門自守。
不管中間突破，起承轉合
一早就有了介說

而你總是一面鏡的兩個邊緣
照出牆外的天光與黑暗
我只好說：失戀
在斷橋的中間
我在窗前等你回來，那心情
我只是一首華樂裡的一點不甘被奚落

當中多少次過門
經歷多少事變
昨日相聚，今日分手
明日陌路相逢
一時不知哪兒去找話題
只好從最初最快樂的所在
說起

遠 征 (1977)

觀潮時，霧氣成為遙遠的招手
正默默升上天宇
把前方的水路及帆影
破成一把水扇，隔絕人世
今天我們來，心中懷著沙
土地在母親的臂膀
串起門環的聲息
問你恩怨那結扣
永遠在江上揚帆的人影
然後回到桃花中讀離騷
在大漠孤煙裡等待
那一群回不了朝的軍將
火紅彩霞中
燒起來照眼可以添上幾筆湘江
所以我們開始游離
重演一次「將軍令」
在中原不踏雪的城池
遙寄給遠征的青春
日夜千萬里陽關，把榮譽
漏夜趕上了古道

退潮時，風都靜止了

那浪花，捲起我們的戰爭
停止同時又開始
一聲號角響開天地
把腳印堆成一座樓台
若你是飛鳥，春日
賦別了陸地，忘了行程
帶走許多傷脫的鴻毛
山上正點起滿滿的燈光
夜讀離騷
分明不知來時方向
桃花已飄落到湘江
觸及它的鄉音，它的絕望
而且有一支老歌，伴著一把胡琴
黑夜還走了調

漲潮時，我們什麼都看不見
只聽到風聲，平地一聲雷
古戰場一般的沉默

獨行 (1977)

我在樓下等你
黃昏來時，飄過一陣細雨
打窗外斜入夕陽 然後
一陣寒鴉飛落叢林
朝向路人的行行色色
他們的步調，似是
沒有過門的抒情老歌
在巷道裡拉長了影子
人網恢恢，疏而不漏
回家的人低聲說，其實守望
接近南方的水岸，和赤道的陽光
多魚的天井是一面浮漾的鏡子
照著雁字的天空

而在殘花落日時
我已上樓看穿那天色
等一場熱切的黃昏雨
要為生活買動
許多朝代的花香和溫熙
把許多愛戀都輸送給
不情願獨行的人間

那時有一種遙遠的牽連，需要針灸
把針刺痛了傷口
永遠為無止休的赴約流血
在葬花的時節
也許只有一個懷恨過你的人
無奈在最初、最後
還得留下一個全圓

歸 心 (1977)

風信子飛落了滿地，說：
散去的故人
千萬里有搖鈴，有風訊
寄以最遠的微塵，最冷的落花
輕嘆多少窗外是流離
在短短一封家書裡
用筆劃出一道明日的歸程
母親啊！我是那歲月
許多流失的腳程，記不起時間
血液中有一支勇往直前的箭
最初都是失落的，更何況
路客的搖鈴，最後的宿命
生死於想念，不安定的奔波
當容顏掛起黃昏和雨水
以及一滴一點的朝露
就那麼一行雁語，一聲馬蹄
風瀟瀟兮我外出行醫
找到了樓閣，問候中
有您白髮的長影
雪融後，一支小調引我進天涯
冬末一樣在北地的鄉間
哭一面抖索的牆，不倒的挫傷

被玩弄於手上的掌故
一段曲折的章回小說

